



符·費奧多羅夫著

座標沒有暴露

中國青年出版社

座标沒有暴露

符·費奧多罗夫著
于 浩 成 譯



座 标 没 有 暴 露

〔苏〕符·斐奥多罗夫著
于 浩 成 译

*

中 国 青 年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东四十二条老君堂11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字第036号

北京建新印刷总厂印刷

新 华 书 店 总 经 售

*

787×1092 1/32 3 6/8 印张 71,000字

1956年2月北京第1版 1956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0 定价(5)0.31元

內 容 提 要

這是一篇描寫反特鬥爭的驚險小說。有一個老牌特務，以“推銷員”的身分暗藏在商業部門裏，替外國情報機關刺探有關蘇聯國防工業和重要鐵路幹線的地理座標。外國情報機關派來了幾個聯絡人員，企圖拿走這些有關國防機密的重要材料。他們勾結了當地的富農，殺害了一個在湖上打獵的蘇軍軍官，利用這個被害軍官的證件對某市兵役處進行襲擊，並竊去了各種證件。蘇聯保衛人員在人民羣眾的積極協助下，經過細緻的偵察工作，終於俘獲了這些陰險惡毒的敵人，使有關國防機密的地理座標沒有暴露。保衛機關負責人在破案後正確指出：“這一功勳應該屬於全體蘇聯人民。我們的力量在於與廣大人民羣眾的聯繫，在於他們的愛國主義精神。”

目 次

一	沙丹湖上的事件	1
二	河灣上的搜查	11
三	掙斷了的鎖鏈	28
四	院子裏的側廳	39
五	關於沙維切夫中尉的新消息	48
六	推銷員的商業指南	62
七	“維爾米利亞”號在海岸附近駛過去了	71
八	埃爾曼特勞特船長開闢航線	82
九	河灣上的火光	87
一〇	座標沒有暴露	97

一 沙丹湖上的事件

技士沙維切夫中尉在假期的最末兩天出去打獵，沒有按時回到部隊來。他的上級瓦爾丹諾夫大尉在傍晚到他家裏去找他。

中尉的房東華西里耶芙娜，一個孤身的老太婆，曉得了大尉的來意以後，感到十分驚惶。

“我還把飯菜做好熱着，等沙維切夫呢。他沒有回來吃早飯，我想吃午飯的時候他會回來。他答應今天早晨回來的。出了什麼事情呢？”

瓦爾丹諾夫坐在椅子上，不知不覺地注意到那張寫字枱，寫字枱的抽屜開了一半。抽屜裏的紙張亂堆着，紙堆上面有一把計算尺，幾封信跟筆記本混在一起，大尉看到這種情形，覺得非常驚奇。

大尉懊惱地關上了抽屜。

技士沙維切夫中尉是非常守紀律的，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呢？他對打獵的嗜好從來沒有影響過工作。他得到這次例假以後，先在遠方親戚那兒住了幾天，隨後就回到部隊駐地來，打算再去打獵。

這一帶的飛禽特別多。如果以獵人的尺度計算距離的話，那就是在不遠的地方，有許多野禽棲居在湖泊、河灣以及

沼澤地帶的蘆葦叢中的。隨着秋季的來臨，出現了按季候轉移的野鴨、白頭鳥，還有仙鶴也成羣地飛過，沙維切夫狂熱地愛好打獵。

瓦爾丹諾夫從華西里耶芙娜那兒打聽到，前天，星期六，有一個戰士在很晚的時候從沙維切夫那兒到她家裏來過；他把野鴨交給她，並且把拿來的彈藥盒裝好了彈藥。這個戰士說，沙維切夫要到星期一才回家來。

“司機尤爾琴科也許知道沙維切夫為什麼耽擱了，”華西里耶芙娜說。“中尉常坐他的汽車出去。”

大尉對華西里耶芙娜說，等她的房客一有消息，馬上通知他，然後就走了。

瓦爾丹諾夫找尤爾琴科談了一下，但還是不知道沙維切夫發生了什麼事情。尤爾琴科在開早班汽車時，曾經繞到約定地點，到舊浮橋旁的渡口那兒，可是並沒有碰到中尉。

又過了一天，技士沙維切夫中尉仍舊杳無音訊。部隊裏的人開始耽心起來：是否他在打獵時發生了什麼不幸事故？伊瓦赫諾准尉曉得沙維切夫的打獵地點，於是他被派去尋找中尉。准尉帶來了壞消息。他到護林人伊格納特家裏去過，因為沙維切夫有時和伊格納特一起去打獵，如果時間匆忙，就借用他的小船。

伊格納特的父親高爾果林迎着准尉這樣說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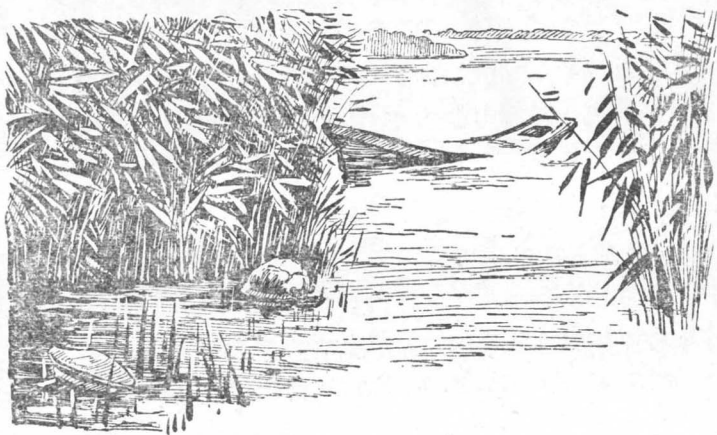
“我兒子伊格納特跟你們的中尉一起失蹤了。兩個人打獵打够了吧！……”

據高爾果林說，沙維切夫跟他兒子伊格納特一大清早就

一起出發，到當地居民稱為沙丹的湖上去。他們臨走時答應當天晚上（那天是星期日）就回來，可是，已經三天沒見到他們了。

伊瓦赫諾准尉和高爾果林談完，就到湖岸上去，可是在那兒，他什麼人也沒有看見，什麼消息也沒有打聽到。這兩個獵人用过的小船，也沒有停在原地。伊瓦赫諾用步槍打了幾槍，可是，回答他的僅僅是水面上傳來的回声。

在接到伊瓦赫諾准尉的報告以後，又選了一隊戰士去搜尋失蹤的人。他們在湖邊找到了伊格納特的那隻小船，小船擱淺在岸邊的蘆葦旁，船身一半已經淹在水中了，裏面灌滿了水。大夥繼續進行搜查，瓦爾丹諾夫大尉越過湖水，到了林木叢生的西岸。那裏有一間獵人住的茅舍。這間茅舍裏的全部情況都證明，沙維切夫和伊格納特曾經到過這兒，可是，起碼在兩三天以前就走掉了；關於這一點，可以根據有幾塊麵包已



經變硬、幾條鹹黃瓜已經發黏的情形判明。在乾草堆上，放着沙維切夫的雨斗篷，牆角裏扔着裝魚鈎和釣絲的洋鐵盒，這是伊格納特离家時帶來的。

搜索森林的工作毫無結果。放槍也仍舊沒有得到這兩個獵人的響應。瓦爾丹諾夫大尉覺得，陸上搜查已經沒有什麼用處了。這時候，伊瓦赫諾准尉正領着幾個戰士在岸邊的蘆葦叢中進行搜查，他派來了一個聯絡兵，向瓦爾丹諾夫大尉報告說，在蘆葦叢旁邊的水面上，找到了沙維切夫中尉的軍帽，再過去一點，找到了一頂舊的帶遮耳的帽子。高爾果林認出，這頂帽子是他兒子伊格納特的。看來，這兩個獵人已經被淹死了。為了找尋他們的屍體，司令部派戰士們携帶着鈎搭桿、漁網和潛水服到湖上來。可是，儘管費了這樣大的力氣，這兩個淹死的人還是沒有找到。人們只好假定他們是在什麼地方陷到泥塘裏面了。

關於技士沙維切夫中尉失蹤的事件，部隊首長哈列巴什維利上校給軍區司令部寫了一個報告，同時通知了偵查機關。

哈列巴什維利上校知道，偵查機關派來處理這個案件的波莫爾斯基少校，是一個經常負責辦理那些最複雜的案件的軍官。因此，他和少校一見面就問道：

“難道滿石羅夫上校認為沙維切夫的失蹤非常可疑，所以只好派你來處理嗎？也許你們那兒已經得到了什麼材料，這個事件不像表面看來那樣簡單吧？”

“不，我們知道得不多，也許甚至比你們知道得還要少一些，”波莫爾斯基回答說。“滿石羅夫決定派我來，不過是因為

我喜欢打獵，在打獵的事情上比別人知道得多一些罷了。”

哈列巴什維利命令司令部的人，把有關這件事的一切必要材料都提供給少校，而且盡量幫助他，然後又預祝波莫爾斯基成功。

少校在伊瓦赫諾准尉的陪同下動身到湖上去。在半路上波莫爾斯基向准尉詳細打听：沙丹湖的位置、形狀和面積，打听森林裏的茅舍、小船、兩個淹死的人的帽子以及其他許多細節，這些細節初聽起來似乎是毫無意義的。

汽車在河邊停住了，波莫爾斯基問道：

“這兒是渡口和浮橋嗎？”

准尉說：“是的。”緊靠岸邊，停着一隻已經生鏽的平底船，舷側已經損壞了，這兒過去是一個碼頭。這隻小船是戰時留下來的，當時法西斯匪徒曾經想盡一切辦法，想搜捕那些以廣大的蘆葦叢為基地的游擊隊員。在平底船旁邊繫着一隻小划子，波莫爾斯基和伊瓦赫諾就坐上這個划子過了河。其實，這並不是一條河，只是一條比較寬的水溝，或者是有着緩慢的、幾乎覺察不出的流水的水道而已。過了小河，走了一公里多路，伊瓦赫諾領着少校走上一個小丘，朝高爾果林那間茅屋走去。瓦爾丹諾夫大尉因為附近找不到其他住處，就住在這間茅屋裏。他這時不在茅屋裏，他們在湖上找到了他。於是，波莫爾斯基建議坐船到發現小船和那兩頂帽子的地點去。

伊瓦赫諾划着槳，沿着湖岸把船划到湖的南面。過了一會，他指着插在清淨的湖水和稠密的水草的分界處的那根測

量竿說道：

“那兩頂帽子就在这个地方。再過去一點，就是那隻小船……”

如果小船在這裏顛覆了，那兩個獵人是會爬到陸地上去的。同時，沒有看到任何痕跡，足以說明沙維切夫和伊格納特曾從草叢裏穿過去。他們仔細觀察以後，仍然不能肯定地說明，為什麼在離湖岸不遠的地方竟發生了這種不幸事故。現在只好假定，那兩頂帽子和小船是被風吹到這裏來的，而獵人是在湖水中間的一個什麼地方淹死了。

“你們弄清楚那兩天刮的是什麼風沒有？”波莫爾斯基問大尉。

“最近一直刮着輕微的東南風，沒有什麼顯著的變化，”瓦爾丹諾夫回答說。

波莫爾斯基回到伊格納特的家裏，和高爾果林老头談起話來：

“老爹，我們大概找不到您的兒子了。應該盡力給您辦理撫恤金。”

“您到底從哪裏來的啊，官長同志？”高爾果林問。

“我是從當地的部隊裏來的，”瓦爾丹諾夫大尉還沒來得及說些什麼，波莫爾斯基就這樣解釋道。“您兒子的證件在哪兒？我們決定要不要發給撫恤金的時候需要證件。”

“可是，我哪裏曉得伊格納特有什麼證件呢？我只曉得我生了個兒子，他在戰時沒有死，可是現在連他的屍首也不知道在哪兒，”老头哭喪着臉回答道。

波莫爾斯基沉默了片刻。等了一會兒，他就轉了話題，開始談到沙丹湖，談到湖裏和小河裏的水有多深。

“有過這種情形，天旱時只剩下一點水，可是後來一瞧，下過了雨，水又漲滿了……我的意思是說：哪裏從前有水，將來還會有水……”看來，這番談話把主人弄得很苦惱，過了一會，他就到茅屋外面去了。



波莫爾斯基請求瓦爾丹諾夫把高爾果林叫出去完成某項任務。他們找到了藉口，要他領着幾個戰士過河。老头走了以後，波莫爾斯基着手搜查茅屋，尋找失蹤的伊格納特的證件。

在床底下的箱子裏，找到了高爾果林老头子的出生證明書和幾份證件，從這些證件上，可以看出他是在彼得里科夫村出生的。他們又找到幾封信和一張大概是預備貼在護照上的小像片，波莫爾斯基把這些東西都審閱了一遍，並且拍照下來。小像片上照的是一個四十歲光景的、寬顴骨、鼻子短小、彷彿被削去了一段的男人。這便是伊格納特。然而，在屋裏

並沒有找到伊格納特的任何證件。

高尔果林還沒有回來，波莫爾斯基已經結束了搜查，走到院子外面來，和瓦爾丹諾夫一起坐在土堆上。

“還應該到沙維切夫中尉的家裏去一趟，”波莫爾斯基說。

瓦爾丹諾夫想起他那次到中尉的女房東那兒去的情形，談到他發現沙維切夫的寫字枱十分混亂，談到沙維切夫曾打發一個戰士到他家裏去過。

“你講的這件事是很有意義的，”波莫爾斯基說。“你打聽過這個戰士是誰嗎？你跟他談過話了嗎？”

瓦爾丹諾夫承認他還沒有查明這個戰士的名字。少校向瓦爾丹諾夫建議說：

“據我看來，目前我們在湖上沒有什麼好做的了。搜查工作可以由伊瓦赫諾准尉領導。我順便還想給他一些任務。我們可以回到部隊去，到沙維切夫住的房裏去一趟。”

波莫爾斯基和瓦爾丹諾夫在深夜才回到城裏，訪問華西里耶芙娜的事不得不推遲到第二天了。

波莫爾斯基發現這位老太婆正在焦急不安：她很想念沙維切夫，非常關心他的命運。

“沙維切夫出了什麼事，找到他了嗎？”

“很可惜，目前還沒有找到，”波莫爾斯基對華西里耶芙娜說，接着便請求把她的房客所住的房間指給他看。

不光是瓦爾丹諾夫所看到的寫字枱上層的抽屜顯得很混亂，其他地方也好像有人在匆忙中把所有的東西都翻騰了一遍，後來便扔下不管了。沙維切夫的證件一份也沒有找到，連

他的中學畢業證書和文憑也不見了。華西里耶芙娜知道沙維切夫的證件就放在這兒，有一次，他曾經拿給她看過的。

“這到底是誰幹的呢？”華西里耶芙娜困惑地說道。“沙維切夫總是有條有理的啊！”

女房東肯定地說，沙維切夫出去打獵以後，沒有任何外人到他房裏來過。

“不是有一個戰士到這裏來過，沙維切夫派他來給您送野鴨的嗎？”波莫爾斯基查問道。

“戰士？這不是自己人嘛。經常有好多戰士到沙維切夫這兒來。他幫助他們學習。有時候，他把他們留在屋裏，自己一個人出去。難道戰士還敢亂搞麼！”華西里耶芙娜熱烈地說道。

盤問了女房東以後，才知道她到地窖去放野鴨的時間至少有一刻鐘。這時候，從沙維切夫那兒來的那個戰士就留在他的屋裏裝子彈，這種東西，女房東一下都不敢碰。顯然，他有足夠的時間來翻寫字枱的抽屜。華西里耶芙娜從前沒有看見過這個戰士。根據她的敘述，這戰士有三十歲光景，也許更大一些。

波莫爾斯基和瓦爾丹諾夫交換了一下眼色：在部隊裏沒有年紀這樣大的戰士。

第二天，他們在各分隊裏調查，結果查明，當沙維切夫不在時，誰也沒有到他房間裏去過。

對沙維切夫的搜查工作毫無結果，波莫爾斯基特地給滿石羅夫上校寫了一份報告。過了一晝夜，他接到了立刻回處

裏去的書面指令。

滿石羅夫听了波莫爾斯基的報告，問道：

“你的意見呢？”

“這無疑是特別做出來給別人看的。‘溺死者’知道人們會尋找他們，因此預先就把自己的帽子掛在蘆葦上了。”

“這種預見很有獨到之處。”滿石羅夫指出。“你是怎樣確定這一點的呢？”

波莫爾斯基畫出了沙丹湖的地形圖，標誌出在湖的南面發現小船和兩頂帽子的地點，然後解釋道：

“像我們所假定的那樣，沙維切夫和他的同伴在湖裏淹死的時候，正刮東南風。如果小船翻了，在任何情況下帽子都會被風吹到湖的北面去的，可是帽子却在南面找到了。同樣無可懷疑的是，沙維切夫的軍帽和伊格納特的便帽之所以卡在蘆葦上，是為了讓它不致沉沒，為了讓人們在搜查的時候發現它。可是，目前還不能說這個勾當是誰幹的。我在高爾果林家裏進行了搜查，可是什麼物証都沒有發現。”

“是誰冒充戰士，在沙維切夫的屋子裏亂搞呢，這有什麼消息嗎？”

“關於這個人的情況也完全不知道，”少校回答說。

滿石羅夫從抽屜裏拿出一份電報，遞給波莫爾斯基。這份電報裏報道了另一個神祕的事件。

二 河灣上的搜查

東北風停了一會兒，又斷斷續續地刮起來，驅散了沉重的、低壓的烏雲。夜色凝結成咫尺莫辨的一片漆黑。汽車上的小玻璃門已經放下來，警犬巴爾特透過玻璃，凝視着外邊。

什麼東西引起了巴爾特的注意呢？是不是有野獸竄過去了，是不是有從夢中驚醒的鳥兒在叫喚，或者，是不是有那些希望在黑暗的夜晚、而不願在白天越過田野和樹林的人們在走動？

波莫爾斯基少校在出發以前，焦慮地看了一眼雨計，它上面的指針正指着“轉變”那一格，沒有顯出上昇的跡象。為了種種理由，少校不希望下雨。倘若下起雨來，那些使他感到興趣的足跡，就會在他還沒來得及加以研究以前消失了。

少校坐上汽車的時候，好像睡着了似的。他的旅伴阿爾巴仁反覆考慮着最近幾小時以來所發生的事情。

……滿石羅夫上校突然叫他去開會。這時，從哈列巴什維利上校的部隊裏回來的波莫爾斯基已經在首長的辦公室裏了。

“我們現在不要浪費時間，應該儘快地言歸正傳。”上校開始說道，接着就從抽屜裏拿出一份電報，遞給波莫爾斯基。“少校，你讀一讀這個消息吧，然後再查地圖，盡量找出發生這個事件的地點。”

这份电報談到在伊林卡村附近所發生的事件。有幾個集体農莊的獵人在森林裏遇到一个穿軍裝的傢伙。这个來歷不明的人朝獵人們開鎗射擊，險些兒把一个獵人打死。獵人用獵鎗还擊，这个人受了重伤，後來就昏迷不醒，獵人們把他送到了伊林卡村。

“現在咱們看一看地圖，”上校从卷宗中拿出一張二十万分之一、幾塊沒有黏在一起的地圖。“按照二公里來計算，我們可以清楚地想像到那个地點。這兒是沙丹湖，沙維切夫中尉就是在这兒失蹤的；往南一點就是伊林卡村，那个奇怪的來歷不明的人是在那裏出現的。伊林卡村与湖泊之間的距离按直線說並不远，可是中間隔着一片難於通行的沼澤地帶。波莫爾斯基，你不能从沙丹湖直接走到伊林卡。你需要一个助手：一个人是对付不了的，这个案子很複雜。因此我才把你召來，阿尔巴仁。初看起來，湖上和林中所發生的這兩樁事件並沒有什麼联系，可是，我們在沒有綜合各种事实以前，是不能忽略這兩樁奇怪的偶合事件的。沙維切夫中尉失蹤的原因還沒有查明，他的屍体也還沒有找到。伊林卡附近的森林中的事件，也同樣是神祕莫測的。那个來歷不明人，為什麼要首先開鎗？他是誰呢？我們同樣不應該忘記曾到沙維切夫家裏去過，並且窃走了他的証件的那个战士。这战士是誰的問題還沒有判明。應該把所有這些事件都就地調查清楚，不要浪費時間。你們兩個人現在應該立刻到伊林卡去，要和边防部隊取得联系。”

波莫爾斯基和阿尔巴仁接受了這些臨出發前的指示，乘